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存疑卷一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馬衍宗

經部一

易經存疑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易經存疑十二卷明林希元撰希元字茂貞號次崖同安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廣東提舉僉事見自序及王慎中序泉州府志稱官至大理寺丞誤也明史儒林傳附載蔡清傳中是書用注疏本其解經一以朱

予本義為主多引用蔡清蒙引故楊時喬周易古今文謂其繼蒙引而作微有異同其曰存疑者洪朝選序謂存朱子之疑以羽翼程朱之傳義也自序謂今必下視程朱則吾之說焉能有易於後無已則上宗鄭賈按鄭康成注易賈公彥未嘗注易此語有誤謹附訂於此鄭賈之說其可施于今乎蓋其書本為科舉之學故主於祧漢而尊宋然研究義理持論謹嚴比古經師則不足

要猶愈于剽竊膚淺為時文弋獲之術者葢

正嘉以前儒者猶近篤實也原刻漫漶此本

為乾隆壬戌其裔孫廷玠所刻舊有王愼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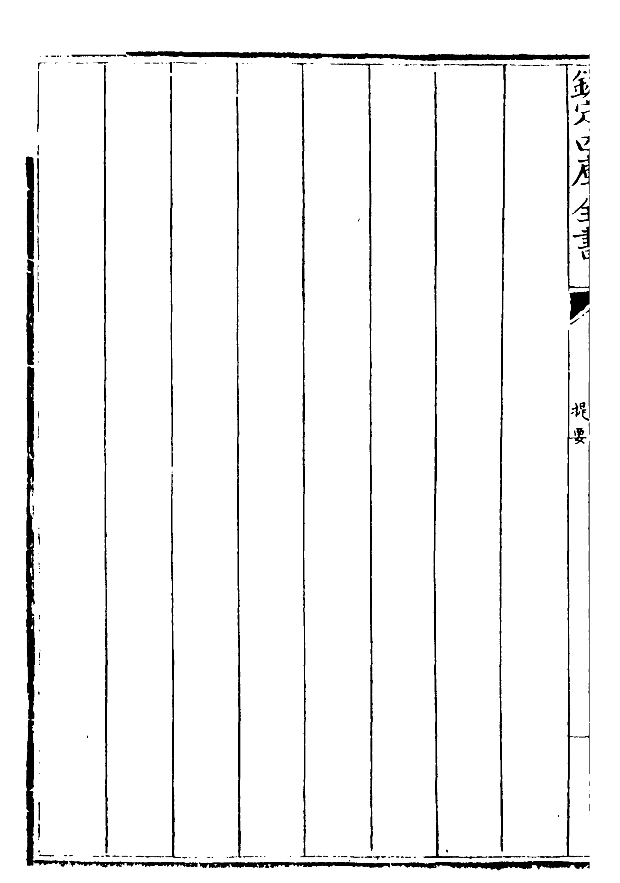
洪朝選二序載朱彝尊經義考廷玠删之所

言皆無大發明今亦不復補録焉乾隆四十

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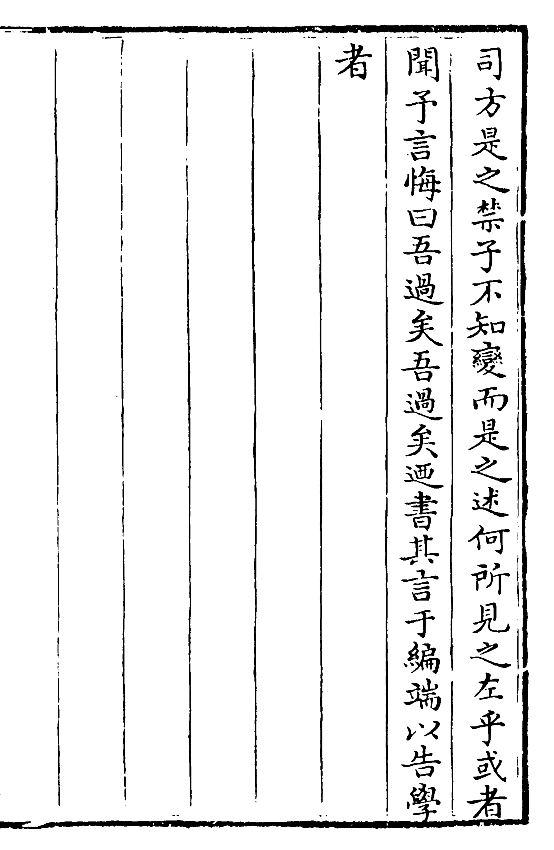
易經存疑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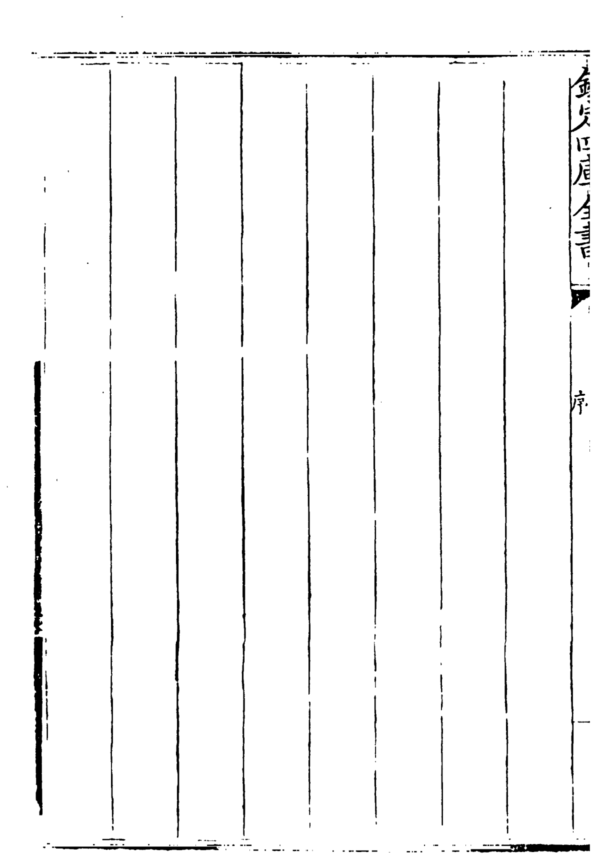
予自束髮讀書即喜窮研經理懼其遺亡類皆劄記然性喜知新槀成輙棄去至有一書而二三易槀者經傳子史多入議思周易四子獨有全籍既入仕途王事經心中遭斥逐鴻迹東西此書雖携以行曾弗及目而散逸者有之泗水辭官始獲追修舊業稍稍就緒視學嶺表因出以示諸生一二同志欲廣其傳輙謀之梓四子先出繼而入丞大理南北更官重以負罪南遷風波涉

歷干戈在念而易遂以東之高閣矣迺者被廢來歸山居無事念夙業未終爰取所藏易說重加删飾始于辛丑之冬越一歲而告成定為十二卷命曰存疑從舊也書林詹氏因求刻予弗能止懼其訛亂不倫姑為之校正而予之或見之曰今之談經者或薄傳註而喜新說舉業者或忽義理而尚詞華次崖此書非子雲之覆瓿與予聞之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夫道在生民如日用飲食不可離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修道以立教六

經所以作也聖人作經將使人由之以適道也經不明則道無由適傳註其可已與漢儒專門授受字疏句釋勤矣然業專訓詁微言與旨鬱而弗彰由戶升堂吾無取焉有宋真儒輩出更互演繹抽關啟鑰升堂覩奧六經之道如日中天有目者共見可無恨矣學者沿傳求經沿經求道精思力踐深造自得則將親見宓羲面揖姬孔若不追蹤游夏亦必方軌田施隨其所就如飲江河傳註其可少與其或片詞隻翰未協皇墳千賢一失

容或有焉然太陽有遺照大海有遺潤安能傷其明且大哉況大畜之道舍短集長謙謙君子裒多益寡故大舜之知成於好問孔子之聖竊比老彭若立已於峻前無古老方於往聖不亦遠乎今必下視程朱則吾之說焉能有易於彼無已則上宗鄭賈鄭賈之說其可施於今乎是故昔賢傳註庸可厚非今之君子我未之信也乃若捋精鬭巧馳騁詞華聖竅賢闕置而弗問學士沿習獘也久矣前聖作經皇明造士意豈若是賢公卿明有


司方是之禁子不知變而是之述何所見之左乎或者聞予言悔曰吾過矣吾過矣迺書其言于編端以告學者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存疑卷一

明 林希元 撰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讀奇音⚋讀偶音

⚊是一畫⚋是二畫奇偶是⚊⚋之稱呼數是數目

凡物屬乎陽者其質一而實數目便是一箇豈不是

奇屬乎陰者其質二而虛數目便是兩箇豈不是偶如天物之大者其形包乎地之外其氣則行乎地之中只是渾淪一箇事物可見其奇地雖是一塊事物然其氣却虛能容受天之氣生出物來分明是兩箇可見其偶觀人之男女物之牝牡雌雄尤明白可見凡單則為奇雙則為偶一三五七九皆是單數故亦為奇二四六八十皆是雙數故亦為偶朱子小註數是氣之分限節度指一二三四至十之數言不可將

來解陰陽有奇偶是集大全時混收在此耳

以上解陰陽有奇偶之數

如天陽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晝屬陽夜屬陰晝午前屬陽午後又屬陰夜子前屬陰子後屬陽午前午後夜半前後又各分陰陽至一時亦分上下四刻此可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如地陰也地理則有南北如南高屬陽北下屬陰南中之南又屬陽北屬陰北中之北又屬陰南屬陽高山流水亦分

陰陽如今山陰山陽縣以山分陰陽也湖廣有漢陰漢陽以水分陰陽也亦可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又如男陽女陰然男女各有血氣血陰而氣陽也而血氣又各自分陰陽此亦可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自人而推之物無不如此不能盡書

以上解一陰一陽各生一陰一陽之象

本義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此不特兩

儀之陰陽兼指四象之陰陽見兩儀之陰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一倍而二以畫四象見四象之陰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再倍而三以畫八卦一倍而二初不成事物必再倍而三方成八卦豈非三才並立方成世界道理耶觀大傳贊易以三才立說可見

聖人信手畫去自下而上再倍而三則自一至八之八卦成矣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名則得於觀象

之餘也所謂三畫已具八卦已成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是也餘倣此

八卦已成而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者為其生生之勢固未已而止於是亦無以盡陰陽之消息萬物之變化也

蒙引曰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者只是以象此陰陽之生生不已也朱子曰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

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㸔謂此卦之所以有六畫也

三竒之卦固已名乾而象天矣下文陽之純健之至

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是就六十四卦看見得

他卦皆竒偶間雜惟此卦六畫皆竒爲陽之純他卦

不得上下皆乾其健未至惟此卦上下皆乾爲健之

至不然三畫之竒名乾象天已爲陽之純健之至豈

待至六畫始純陽至健耶

乾之卦其數純陽其性至健其道則大通而至正故

文王繫辭只就此道理發揮

乾德剛健剛以體言健兼用言剛則有立健則有為

人而有立有為何事幹不得若一舉事則志至氣至

本立道生事无不立功无不成不見艱難无能阻止

如乾旋坤轉如雷厲風行何天之衢殆不足以擬之

是不惟亨而且大亨也夫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

來動斯和可想見乾道大通氣象

中者不偏不倚正者无過不及體用之分也正大而

天地之情可見矣可見乾之中正也乾道大通而至
正在人容有不正者故聖人因以為戒元亨天道之
本然也利貞人事之當然也
既曰元亨而又曰利貞者此聖人以道義配禍福也
蓋乾之力量雖可以元亨若恃吾力能為而妄為終
有不得元亨者矣如漢高祖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使
入關秋毫无所犯除秦苛禁與民約法三章為義帝
發喪率諸侯兵討項羽等事皆是王者之師故能誅

秦鹿項而成帝業項羽力拔山氣葢世喑噁叱咤千人自廢其勇力豈不逺過漢髙然无帝王之度又不善用人所過殘滅如殺卿子冠軍弑義帝坑秦降卒焚咸陽宫室凡其所爲无非失人心之事故終无成而死扵烏江可見乾雖元亨然必利扵正然後能亨使不以正元亨不可得也故本義曰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保其終此非謂漢髙可當乾姑即二人所爲以發明乾元亨利貞之旨耳

本義然後可保其終要其終而言也蓋乾有元亨之理其所為之事就當以正則元亨可得使不以正則終不能亨如項羽是也故朱子要其終而曰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保其終蒙引謂元亨只是許他去做此事言无所阻礙而已未見有成功處有何可保似謂元亨都未做事方是許他可做利貞方是教他去做事一般似是看本義可保其終一句未破而為之說也依此則易卦只有元亨无利貞如大有者只有吉

亨无利貞如泰者亦豈是方許他去做此事耶有不通者矣愚謂朱子當時只如咸本義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恒本義然又必利於貞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不著然後可保其終一句似无病亦不起人疑葢乾有元亨之理然必以貞然後得元亨與咸不以貞則失其亨恒必利於貞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同一吉也語録知其大通却守其正以俟之其說不可曉恐記録

之誤

本義云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如此分解卦辭是為彖傳分四德設

蒙引曰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此正固二字之義也

本義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云云蓋六爻不變然後是箇乾故能得乾之占

蒙引曰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樣坤卦卦辭只是

要人如坤𫎇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此有隨時而順之之義有隨時而制之之義愚謂聖人畫卦繫辭是爲人占卜而設其占得卦爻則占卜之人當之如占得乾卦則占者當乾占得坤卦則占者當坤若占者之德不能當得此卦則用不得此卦之辭如春秋傳云有忠信之德則可不然必敗是也至如蒙蠱等卦須反其象或隨時而順之或隨時而制之其說盡之矣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此是諸卦下陽爻之通稱不專指乾初九也乾初九是陽爻之首故於此發之龍不止陽物乃陽物之神靈不測者故象乾之六爻蓋乾卦六爻皆得乾道不比他卦故文言以聖人明之比之於物則是龍也

初九是乾卦之爻備得乾道故於象為龍其在下而居初則象龍之潛藏也龍方潛藏未能有及物之功

占者遇此不可有為故曰勿用言不可出而施用蒙引曰此爻在士之未仕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仕者得之亦當隱身而退避在庶民得之則不利有所往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靜事當謹密也

龍就爻德上取潛就爻位上取蒙引曰聖人繫辭或取爻德或取爻位或取本卦之時與本爻時位又或兼取應爻有取所承所乘之爻有兼取承乘應與時

位兼全者有僅取其一二節者又有一爻為衆爻之
主者則兼及衆爻大都不出此數端
伏羲只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立文字最盡
得天地間事變為只是虛象初不局定是何物隨甚
麽事物都罩得著如乾則如君父如金玉凡廣八卦
所舉者此一卦皆足以象之如初九一爻則如陽氣
之潛伏于地中日月寒暑之屈而未伸在人如王公
貴人下至農工商賈之當隱微謹密在物如龍蛇之

蟄尺蠖之屈騏驥之未遇之類此一畫皆足以象之故曰最盡得事變者此也至後聖繫辭則未免局定一事一物其他事物有不能通者矣如乾曰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則只是人說得其餘如何說得左傳所載諸人卜筮與聖人所繫之辭不能盡同可見聖人繫辭不足以盡之也予作易蒙引序謂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者以此

六爻盡事物之變如初九一爻豈止為一潛龍哉而

聖人以潛龍象之者可見聖人特假潛龍以顯初九之義使人以類求之凡天下事物之制於時格於勢而无其便者皆初九之潛龍也然則今之說易者以一爻局定一人一事恐非聖人之旨矣

朱子嫌伊川說易不應局定今之科舉程文往往鑿定講失易之本義矣往嘗見江外人講易多就象上發揮於卦爻之義特畧依傍他意思講不坐定作何事甚有理且如此爻之占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其

用只作士之末遇講如何可通問卦爻明有局定說者如訟家人歸妹之類則如何曰此在用之有活法耳大抵卦爻以盡事物之變固未始有定象其間或有定象者亦不可以定用看易者要須看得洞洞流轉始得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吕仲本殿元將會試筮得夬之六三其辭曰臀无膚其行次且皆謂非吉兆矣乃中狀頭後始悟得臀无膚乃殿字也豈復拘其辭哉於是可以見占法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龍就爻德上取見就時位上取蓋九為陽爻以言其德則剛健中正於象為龍在初之上則出初之潛而離其隱於龍為見故曰見龍在田夫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不及物則已澤既及物物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故占得此爻者利見如是之大人在訟者見之則獲伸蹇者見之則獲濟困者見之則獲通升者見之則獲進其利澤足以及人故

隨其人之所見皆足以遂其所圖而濟其事功若占者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則當見在下之大人如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吕尚也

蒙引曰以九居二亦非正也但純乾之德與他卦不同故朱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剛健從九字取中正從二字取出潛承潛龍言離隠以出潛之義言

九二之大人亦是得時位者如伊周之儔故能德施

普天下文明其曰雖未得大人之位言未得在上如
九五耳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以九之陽爻居三之陽位是重剛也不在上下
二體之中是不中也重剛是性質過剛不中則動輒
失當然使不當事任猶未危也不幸而居下卦之上
則是出乎羣臣之上而當國家之重任所謂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者以若人而居若位但見為謀一不審

而禍亂隨之舉事一不當而傾危立至信乎其爲危地也夫九三之居危地既當存乾乾惕厲之心而性體剛健又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占九三之君子必也終一日之間健而又健不少止息至於日入之時若可少休矣猶惕然敬畏如是則謀無不審動无不臧所以行之身施之事者皆得其道雖處危地而不至於傾覆矣故无咎

乾健也乾乾健而又健也是不息意夕惕若是覩帖

終日乾乾意只在終日乾乾內至夕猶惕乃為終日何為健惕然敬畏不為物欲所奪便是健也故曰自勝者强又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强而不息蒙引曰自勝者强可見至健只是能勝其私惕然敬畏不為物欲所奪只是中庸戒謹恐懼意戒謹恐懼欲何為只是恐物欲乘間以奪之故總曰戒懼耳覲中庸章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可見

依此看則爻詞曰乾乾又曰惕若本義曰憂懼俱可通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進退未定之時通承上文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三句說蓋以爻與位言九陽爻四陰位陽主進陰主退九陽欲進四陰則又未必於進是進退未定也以上體言四居上之下居上欲進居上之下則又未必於進亦進退未定也以上下二體言四初

離下體入上體是為改革之際亦進退未定也故總
承之曰進退未定之時
改革之際決當依愚說觀文言曰或躍在淵乾道乃
革可見蓋文言只取改革之際一義故爻本義則兼
取九陽四陰居上之下二意也蒙引以九陽四陰居
上之下為改革之際非是
龍一躍于淵則升于天矣或則遲疑而未必於躍也
故曰或之者疑之也

或躍在淵將進而未必於進也未必於進非不進也
審進退之時必時可進然後進也是謂隨時進退故

本義曰占者隨時進退則无咎

人惟進退不隨時故或先時而有為則不免於躁進
或後時而不為又不免於失時皆咎也隨時進退既
不先時有為而至於躁進亦不後時不為而至於失
時何咎之有

隨時進退重在進一邊退字輕其未進便是退

蒙引曰龍在淵一躍則升天得水故也若在田則勢又有難者西北方但可種穀之地皆謂之田不若南方人指有水種稲者為田然此縱有水亦甚淺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本義剛健就九字取中就五字取正兼九五二字取九陽爻以體言剛也兼用言健也居上體之中中也以陽爻居陽位正也有此四德故其象為龍居五尊位故為飛龍在天此爻剛健中正以居尊位與他卦

九五不同蓋乾是純陽至健之卦九五又得乾道之純在人則聖人也故本義特曰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以別於他卦

飛龍在天則乘風雲神變化雷動八荒霖雨四海此其時也聖人在天子之位則議禮制度考文行三重之道使人得以寡過此其時也故為人所利見未仕者則宜興行道濟時之心用賔于王以備朝廷之任使已仕者則宜舉朝覲會同之典述職于王以受天

子之寵命是其見之為利不見則不利若占者有其位則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矣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陽極於上時已過矣故為亢龍物極則反勢盈則傾故動必有悔順時知變可以免災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蔡澤歸相印於秦知此道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本是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然於乾卦六爻之後發之便是指乾卦六爻用九人看差本義把用九二字做百九十二陽爻故下文見羣龍无首吉勢不相接中間不免添入乾六爻皆用九一句故蒙引有氣勢隔絕之疑依愚見就把用九做乾六爻說則見羣龍无首吉句氣勢不相隔越亦不待添入乾六爻皆用九一句而百九十二陽爻皆可見矣

本義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三句作先發

明其意當另托在本文用九二字之上觀本義以此
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以辭則其
意已明矣周公見得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
七故乾卦六爻既繫之後總承而闡其例曰陽數九
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乾卦六爻皆用九而
不用七焉其例既闡又從而繫其辭曰乾是純陽至
健之卦龍是純陽至健之物乾爻得乾道之純故有
龍象乾象龍六爻則羣龍也用九剛變為柔不純乎

剛則羣龍无首矣夫一於剛則太鋭而取禍一於柔則靡弛而取辱剛而能柔不鋭不弛得中之道也故往无不利動罔不臧而得吉

因是用九推之凡遇乾六爻皆不變者當觀元亨利貞之辭遇乾而一爻變者當觀所變之辭遇乾而六爻皆變者當觀見羣龍无首吉之辭

或疑无首之吉剛而能柔則吉也牝馬之利順而能健則利也剛而能柔與順而健者性體自是不同无

首之吉无所不吉牝馬之利有所不利其得效亦自有異而春秋傳曰乾變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葢即純坤卦辭云云何也曰乾變之坤雖為坤之所為然本自剛來與本是坤者不同坤變之乾雖為乾之所為然本自柔來與本是乾者不同故乾无首之吉終不可同於坤牝馬之貞坤永貞之利終不可同於乾之元亨如此說則坤用六本義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可通聖人不教人即所變之卦以考其占而别

著自此至彼之象占者正以其間有不可同耳伏羲作易只是教人卜筮以知吉凶孔子見得上面有許多道理因說出道理來教人後人沿之如王輔嗣程伊川等皆作道理說至朱子始悟得伏羲作易不是如此始作卜筮說然當時人未之信猶費許多辭說愚惟以周公繫乾卦用九之辭斷之可見伏羲作易本是教人卜筮惜當時朱子不曾以是折之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伏羲所畫乾卦其義所該者廣不止天道文王元亨利貞之繫只是箇占辭原无他意夫子贊易則專以天道來發明乾義不復及其他又將元亨利貞之辭分做四德以發明乾義以天道明乾義他無所見只在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上見得本義又字是因卦辭生此字通指彖傳說該到萬國咸寧不專指大哉乾元一條本義亦自明白

語意謂大哉乾之元乎萬物生天地間必有箇始也

而皆取之以為始蓋萬物生於造化乾元造化之始也故乾元一動萬物以之而始矣是物之始者取乾之元以始也不特始物已也乾之徳有四曰元亨利貞是元則為之首而貫其終蓋乾元一動由是而亨而利而貞亨利貞雖不同要皆一元之所貫耳故曰統天

元亨利貞也有理也有氣萬物資始當兼理氣說蓋不獨始其氣其理亦從此始也看下文各正性命保

合太和可見

朱子曰如春之生物夏時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閉藏又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此可體認統天意思

蒙引曰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元自是天德

本義彖傳觧及彖象字觧蒙引有說初學不可不看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承上文言乾之亨謂乾之元如此以乾之亨言之乾道未通之時氣機未至雖有雲雨之功品物亦不能有發生之盛也逮夫乾道亨通氣機一到但見陰陽交通雲行雨施諸品之物向之資始於元資生於坤者今則形質既呈而生生不已貌象既著而出出不窮旦異而夕不同日異而月不同蓋暢然各流其形發榮滋長暢茂條達而不可遏矣是乾之亨也

品物流形全自乾之亨上來雲行雨施乃造物之功用耳不然物當閉藏時非无雲雨然亦不能流形何也變萬物言品物者植物於雲雨為尤切耳蒙引曰流字下得最好有生生不已之意品物露出形質便從此遞運生去如一枝草既有箇芽便發枝發葉抽心抽蕚自然接續出來故曰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上言天道之元亨此以聖人配之言天而必及聖人

者宇宙間惟天與聖人為最大故聖賢言天必及聖人乾彖傳與咸恒諸卦是也言聖人必及天中庸言至誠無息之功用而及天地是也乾道運行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是終而復始也乾道終始時焉而已聖人大明乎此因見得卦之六爻潛見惕躍飛亢亦各以時而成葢時者氣運之所推理勢之所趨幾會之所值也當其未至不能先當其既至不能後大哉時乎雖天地人物有不能違者故舉一可

知其二明彼即曉乎此聖人大明終始是文理密察足以有别表裏精粗无所不到葢必乾即我我即乾有黙契之妙无彼此之間所謂至誠知天地之化育者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故能因此識彼而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

乾之六爻以其所居而言則曰位以人之乗用而言則曰龍六陽之潛見惕躍飛亢各以其時故聖人亦隨其時而乗之時潛而潛時見而見時惕而終日以

致謹時躍而躍時飛而飛時亢而不與之俱亢聖人
一身駕馭六龍不先不後而適當其可故曰時乘天
道之妙時焉而已時之所在即天道之所在也時乘
六龍就是御天蓋動惟厥時惟天之命隱於萬幾之
表者自我而運用行當其可上天之載妙於事物之
内者自我而張弛聖人非天聖人之所行即天也故
曰以御天大有彖傳曰應天而時行可見時乘六龍
即御天

天下事物乾六爻盡之矣試觀天地間事物有出於潛見惕躍飛亢之外乎故聖人時乘六龍御天就能致道化大行萬國咸寧

時乘六龍以御天是道化方亨之日萬國咸寧之機也故為聖人之元亨

蒙引曰乾道不止謂天也凡萬物皆有箇終始其中便有箇四德此理天地間皆是故不曰天道而曰乾道

又曰不可以御字當行字御以行之也天道在其所御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此言乾之利貞也細分之各正性命是利保合太和是貞乾道變化是通管若用之元亨亦可言乾道運行自變而化天下之物無所不利向之資始於元流形於亨者今則變脆為堅斂華就實各效法象各成形質而性命於是乎各正既而愈斂愈固實堅實好

生意凝蓄而不滲漏化機內蘊而不外見則太和於是保合矣各正性命是時非无太和之氣然未保合也其性命之理或未全故於時為利保合太和是時亦有性命之理然其理已全不但如向之各正而已故於時為貞然聖人於利言性命而不言太和於貞言太和而不言性命葢從利須言各正字從各正須用性命字從貞須言保合字從保合須用太和字而用性命於利用太和於貞亦因之互見爾非利獨有

理而无氣貞獨有氣而无理也

蒙引曰或據先儒謂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遂介言謂各正為得其理保合為全其氣此於理氣之辨亦疎矣葢實未曉得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者矣太抵從各正言須用性命字從保合言須用太和字而各正必居於保合之先太和必置於性命之後則確乎其有不可易者矣愚即其意推之曰各正性命

雖是以理言然這裏不可謂无氣在但從利上須用
各正字從各正不可曰太和須用性命字雖是說各
正性命然當知這裏有氣在不可謂專是說得其理
也保合太和雖是以氣言然這裏不可謂无理在但
從貞字須說保合字從保合不可說性命須用太和
字雖是說保合太和然當知這裏有理在不可謂專
是說保合其氣也本義曰萬物各得其理以自全益
有以得其意矣是豈少了太和兩字哉

本義云乾道變化无所不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皆乾之所利也此利字即文言美利天下之利

本義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葢變是潛運默移以漸而推行有迹者也化是頓更倏改消泯而不見无迹者也如一日之間自卯而辰而申至酉以漸而進這是變到得酉時日入便一日都消泯无迹了這便是化

性命物所受之理也萬物生天地間各有形色性味

如黍粒圓稻粒長柑紅橘緑各自不同此是各物所受之性命也方其資始流形時纔生枝生葉吐花吐萼安見黍稻柑橘是如何待到利遂時節都斂華就實收花結子方見得黍形是如此稻形是如彼柑形是如此橘形是如彼都是他本來面目此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也本義所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正是如此故曰各正性命然曰各正方是得其本然之理未全也如黍稻柑橘實未飽滿色未紅緑味未香甜其

食不美是其理未全也待到愈收斂愈堅實則黍稻柑橘一箇成一箇實皆飽滿色皆紅緑味皆香甜食之甘美是其理至是已全矣太和曰陰陽會合沖和之氣蓋萬物必須陰陽二氣交合始生陰陽交合便是沖和故曰太和保合是和氣斂蓄韞藏于内保是如保赤子之保有調養覆護意合是聯合合維之合有韞藏秘密意萬物之生方其資始流形之時是氣方發生流行固未見得保合也至各正之時雖是各

成形質然未堅實其氣尚行未結聚亦未見得保合
也待至物成以後黍是箇黍稻是箇稻柑是箇柑橘
是箇橘這時氣不復行皆斂聚歸藏於內始足而保
合生意閉固不滲漏有調養覆護意故曰保生意在
內不見於外有韜藏秘密意故曰合
得於有生之初得其理也全於有生之後全其理也
故曰萬物各得其理以自全不可把全字當保合看
保合以氣言其氣保合其理始全也

利貞相去不遠分有生之初之後者利去貞雖不遠
在先一步則為有生之初矣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謂聖人在上高出於物時乘六
龍以御天其道化覃敷萬國之民各遂其生各復其
性而咸寧焉此聖人之利貞也萬國咸寧即上文乘
龍御天功效之所成就耳合而言之時乘六龍以御
天萬國咸寧聖人之元亨利貞昭然矣

首出庶物從彖引主位說

元亨利貞本吉在卦辭者與諸卦一般至吾夫子分爲四德而後世之言天道者因之此夫子所以爲道德之宗也又如仁字首見於尚書只作愛人說至夫子始作心德說以此立教仁道始行於世

資始是生意方動處流形是生意長進處各正是生意收斂處保合是生意充滿處

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遂與成如何分別論

語遂事不說註云遂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也則知遂是方向成之勢而貞則成矣故曰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君子體乾全在不息蓋天行内有不息意君子不息所以法天行也是何物不息心之天理流行不息中庸所謂至誠無息是也如何方能不息自强方能不息如何是自强傳曰自勝者强又曰能勝物之謂剛

是知所謂自强者能勝物欲而已故本義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强而不息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觧自强盖人心天理本自流行不息惟為私欲所勝而不能自强則天理遂壅塞而不行矣不行則止息矣人能勝其人欲之私而自强則天理无所壅遏常流行而不止息

夫子賛易既釋卦名卦辭而有彖傳文言諸作矣見得易理无窮又合二體之象作傳以發明之謂之大

象傳此首言乾也謂乾之象為天此卦下體乾也重之又乾其象為天之運行也夫天之運行也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反覆其道代行不息亦惟至健故然也君子體之謂天惟健故能運行不息人不能健則天理奪于人欲不能運行不息矣于是克去己私弗履非禮挺然自强毅然自健使吾心天理常運行于日用動静之間而不止息本然德性恒周流于人倫庶物之表而不間斷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

以和義貞固以幹事皆君子之不息而本于自强也

自强不息此君子所以法天行之健也

味本義非至健不能句是惟至健故能運行不息如

人有力方能舉百鈞牛馬有力方能任重致遠其理

甚明故愚以此明自强不息蓋君子惟自强故能不

息也舊時說者俱云自强又不息蒙引不主極是然

蒙引作一串說謂猶云至公無私健而不息亦未見

明白愚此說與蒙引頗異學者詳之

蒙引曰凡大象君子以等皆以見成者言而時文所謂君子法之當如何哉皆失其旨愚謂當云果何如哉則其旨不失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以爻言下以位言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德施普即本義澤及於物意明為人所利見也施讀去聲程傳本義俱无音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道字輕言九三終日乾乾只是箇反復底道理反復者行而復行故曰重復踐行之意即乾乾意愚按本義條謂健而又健是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曰進无咎許其可進也本義曰可以進而不必進所以釋進无咎之義也可以進而猶不必進處之可謂審矣所以進无咎若未可進而不必於進猶是本分

事未見詳審處安得无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言大人作起於上故其象為飛龍在天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不可久故有悔物極則變勢盈則傾天地人物其理皆然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本義陽剛不可為物先言不可以陽剛去先物也猶

云不以賢智先人蒙引曰如與衆人共處而獨任剛

自遂是謂物先意頗欠切

蒙引曰天德不可為首偏言之天德也偏言者對柔

順而言只是一邊道理耳故不可為物先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則為衆善之長仁所以為衆

善之長者以其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而兼統

四者爾何謂得之最先蓋天地以生物為心人之生因得其心以為心天地生物之心仁也人得此心便有此生是人之所以生只是箇仁爾所以說得之最先問上天生人仁義禮智一時都賦了如何仁獨最先曰此亦就仁道最切處看見得有似於在先爾蓋人之生是得那仁故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人之生道也可見仁是生道最切處義禮智雖一時同賦然比仁為人之生道差緩爾何謂兼

統四者義在人爲羞惡凡人之見已之不善而愧羞見人之不善而憎疾者義也禮在人爲恭敬辭讓人之見親賢賓客而恭敬揖讓者禮也智在人爲是非之心人之遇是非美惡而鑑别者知也乃若仁之在人則是惻隱之心蓋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爲心者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方寸之中生意盎然慈祥惻怛莫非天地生物之心義禮智雖並列爲四德仁則獨專心體而爲之總管故夫親親

仁民愛物仁也聞過見惡而羞惡亦生生仁愛之心之激發也見親賢賔客而敬讓亦生生仁愛之心之致隆也見是非美惡而鑑别亦生生仁愛之心之生明也夫愛者必敬愛者必明禮知之管於仁是也羞惡與仁乃相反者謂管於仁何也蓋惡者愛之反乃不愛也人心有所愛必有所不愛所愛如此不如此者必所不愛仁者之心慈祥惻怛舉天下民物皆在其愛育之中其一身自愛不忍一毫置之不潔之地

彼見不善之人為民物之害不潔之物為吾身之害吾方以仁民愛物自好自愛為心見彼之傷人害物與自傷自害者正傷吾之本心豈不怵然痛絶之哉故羞惡之心實本於惻隱之所激發自外而觀惡與愛若相反推本而論惡與愛實相因此義之所以統管於仁有非强合而紐説也

或問朱子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朱子曰上蔡見明道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

背面發赤色明道言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愧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曰惟有惻隱方會動若无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問仁者有生意如何朱子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讓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讓羞惡是非陳北溪曰仁是心

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无間斷茍无這
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賔恭敬何自而發必无
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觧裁制而无所謂義其於是
非也亦頑然无所知覺而无所謂智朱子又曰程子
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
如何亦謂之仁
仁包四德若以心之天理看尤明白易見葢仁者心

之天理義則天理之所宜禮則天理之節文智則天理之别白豈不明白此理固然但聖賢本意原不如此乃是指愛言爾

亨之在人即禮也乃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自一身達之萬事自朝廷達之天下燦然文物之盛乃衆美之所聚也故曰嘉之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見嘉之會處

利者義之和此句與上下文俱不類葢利即人之義

也義之體嚴似嫌於不利故特變例為之說曰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蓋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合於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安斯和矣和則利孰大焉故所謂利者乃義之和處而義之和即人之利也

木有軀幹枝葉方有所依以立事必正固其事方有所依以立故曰貞者事之幹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

體仁極難看當把體字作身體看謂身體夫仁蓋不身體其身體而身體夫仁也身體其身體者以身體爲身體身體夫仁者以仁爲身體以身體爲身體只是空一箇身體爾以仁爲身體是一箇身體都是仁也故曰以仁爲體

君子克己復禮使仁充乎中而見乎外中之所存无一念之非仁外之所行无一事之非仁則君子之身

渾是一箇仁非體其體而體夫仁也體仁仁之至也故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而足以長人安土敦仁故能愛正是如此

體仁與中庸體物不同體物是將鬼神為物之體重在物上體仁是將仁來為我之體重在君子身上體仁下面更有長人一節體物下面更無作為其不同可見張子曰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體物體身即中庸體物意身而體道乃易體

仁意

朱子小註亦有兩說一說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仁是箇道理須是有這箇人方體得他做箇骨子一說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曰以仁為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今按前一說不是當以後一說為主曰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者葢若將仁來為我之體猶與仁為二我之體便都是仁則我即仁仁與我為一矣畢

竟是將仁來為我之體第語意有輕重爾

蒙引我其仁之體仁無體君子其體之說即小註前

說乃中庸體物意不可用

體仁足以長人即此亦可見仁之包四德處若非包

四德如何一人便能長人

禮本諸心達諸身施諸萬事自朝廷以及天下國家

無一處無禮其道理至為繁悉其綱目有三千三百

之多故曰亨者嘉之會使不嘉其所會則有欠缺不

備之處不足以合禮必嘉其所會乃於禮無不合蒙

引曰嘉非難嘉其所會爲難如得其一不得其二非

嘉會也得於此不得於彼非嘉會也得者千百不得

猶一二非嘉會也必自其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際

以至於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許多嘉美一時輻輳得

來如此乃合乎禮又曰嘉字做著力字務必做恰好

方是嘉

利物足以和義乃是聖人爲義字解釋蓋義之體嚴

嬻於不和故聖人為之觧釋曰義主裁制决斷如人之尊卑内外截然不可犯似若稜角峭厲不和矣不知義者事物之所宜也其尊卑内外皆分之所當然是事之宜義之所在也使不以義處物則彼此皆越其分卑踰尊内犯外互相侵奪互相陵犯其害不可勝言矣不和孰甚焉惟義以處物使尊尊而卑卑内内而外外則尊卑内外各止其所各安其位不相侵奪不相陵犯殆見尊有尊之利卑有卑之利内有内

之利外有外之利何害之有哉物物各得其所利則
衆情協順欣懽交通无違拂无乖戾何和如之是義
以方外若嫌於不和然義以利物正所以爲和蓋必
分守之嚴明足以處天下之物不使其相瀆然後恩
意之浹洽足以通天下之志不使其相戾是利不生
於和而生於嚴也孰謂義之嫌於不和乎
此處與上文利者義之和當有辨利者義之和是把
義之和與利對利物足以和義是把和與義對利者

義之和是把和與義合說利者義之和這裏雖含義
自然和意然為此語時方欲明利之即義未重在義
自然和意也到利物足以和義則言君子行義之德
始明義之自然和謂義似嫌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
所利本自无不和也
聖人以利與義疑於相反也故曰利者義之和明利
即義也又以義疑於不和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明
義本无不和也利者義之和之利乃聖人天然之利

利物足以和義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義之和之和之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和義之和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和也

凡事惟知其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則其事依以立矣故曰事之幹蒙引曰朱子曰欲爲其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此說最明

貞固是事事貞固如嘉會利物都要事事盡理也非是只一件貞固便事事都了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章三節自有三段意第一段言人之四德第二段言人之行四德第三段言人之所以行四德

此條君子字只是上文君子然上文且言行四德未重在君子上至此始歸重於君子而提起君子字面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見惟君子之至健然後能行此四德也故引經文以實之言君子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事是惟君子之至健

故能行此四德也所以經文曰乾元亨利貞於元亨利貞而繫之乾見四德之行本於君子之至健也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就當貼本文君子行此四德者蒙引君子行此四德下方貼入本義意似有疊牀架屋之病亦失本文意學者詳之

蒙引曰至健者能勝乎人欲也能勝乎人欲然後能全乎天理故曰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不然則至健與行四德意重疊矣又曰自勝者强可見至健只

是能勝其私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易乎世要見龍德而隱意不易乎世是髙世之志不為世變易也漢嚴子陵亦近之不成乎名不出來立名於當世也遯世是避世之亂而不出不見是是一事不為人所知遯世不見是不難无悶為難无悶

是无些不平意此何等胸懷所以為龍德也

雖重在憂則違之一邊說時不可太抑揚當畧放平說常見往時說者多云初九之志豈偏於隠哉使當樂時則亦行之惟憂則違之此抑揚太過不可用

不可拔只就憂違一邊說不易乎世以下六句俱憂違也六句作三節看意思一節深似一節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是尋常不打緊底言語信是言必有實无空言也庸行是尋常不打緊底所行謹是行有常度无輕忽也如此是細微不忽乃至誠无息處也故曰盛德之至信謹誠也不信不謹邪也閑邪存其誠恐猶有不信不謹者害吾誠故欲閑而存之也庸言信庸行謹宜无邪之可閑矣而猶閑邪存其誠者此聖人之心不自滿假處即文王望道如未見之心也故曰无

斁亦保之意如此則其善足以蓋世矣然猶不以為善世而自伐其所信謹而閑邪存誠者猶自若也不伐不要說得粗德博是德之及物者自週遍而廣博葢其風聲意氣自足以鼓動乎人心即中庸之誠能動物處也化是物從而化天下被其所動皆革面革心而從之即中庸之變則化也善世而不伐以上皆是龍德意德博而化一句屬正中不是當正中之時不能德博而化凡此皆君德也故舉爻辭而以是釋

之曰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者正以九二雖未得

君人之位而已備君人之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

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忠信是此心真實為善如孝則真實是孝弟則真實

是弟大學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也實心為善則善心日以充長善念日以彰著此之謂進德論語註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此不忠信則德不進也但彼兼内外說此專主内一邊說實心為善孝實孝弟實弟乃誠也若辭不修語孝語弟俱是空言無實事則此誠終於消散不聚集矣何由立又何績業可居故工夫又在修治言辭上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必有物凡吐口言語皆是實事無

一句虛妄乃修辭也修辭則行成孝成箇孝弟成箇弟吾心之誠集聚而不消散故曰立其誠誠立則業就修而可居非立誠之外又有居業工夫也

言君子於善心之所發茍誠實而不自欺則善心日長善念日生其德進進不已矣故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存於內者誠矣又從而修治言辭語孝語弟都是實事無一句虛妄則行成乎外誠之存於內者集聚而不消散矣故曰立其誠誠立則績業成就而可

終身守之矣故曰所以居業

忠信心之誠也德道之得於心者也修辭身行乎道也業得於心者著於身也忠信則心誠得於心者日益進修辭則誠立得於心者著於身而可居德者業之基業者德之著

忠信進德誠心存而心之所得日以進也修辭則身體之而有成而言無不實故誠無不立而業自可居

忠信進德都未有事修辭是方有事而忠信進德者

已見之躬行也

忠信求諸心者也修辭求諸身者也而皆不外乎一誠求誠於心則德崇求誠於身則業廣故君子之道誠而已矣

修辭工夫全在力行到修辭處又不止力行乃行之成功也故不言力行而曰修辭不然徒得言辭修治都無一句虛妄忠信方去進德修辭則業自居故曰忠信進德是去底字修辭是住底字

常時說忠信俱作求道實心說把德字作義理之滋味有得於已依愚見若作求道實心則忠信方是立心向慕爾初未著道尚是皮膚工夫德若只是義理滋味有得於已則亦膚淺何足爲終身事業而居之且正經道理又在何處用工其所謂德業有何實地可據予自知學反覆深思其說不可通故將自爲之說然舊說膠於人心雖老師宿儒或有不曉其意者學者宜深玩不可以愚說爲新異而驚駭之也

蒙引說忠信謂應一件事俱著箇心為主說修辭謂於事處置得好是以主事為誠以處置事好為誠立依此則忠信立誠另有箇事事是事忠信立誠乃是應事處不知所應之事又將何屬似乎未通葢即常時求道實心之說也

又謂忠信重在知上又謂德以心言未說到事上大抵是從知上來又引朱子小註道理須是實見得之言謂可見進德所重在知上愚俱未敢從原來文言

說乾卦六爻俱以聖人明之其言學俱除致知工夫
就力行上說起故忠信即大學之誠意是格物致知
後面事謂忠信屬知如何說得且以進德為知自古
未有此說小註道理須是實見得乃躬行心得之見
非聞見之見也
按忠信進德在朱子小註原有二說如沈舟破釜甑
示士卒必死無還心一說也以忠信作求道實心說
者實本於此但此朱子未定之見不必從且如孝須

實是孝方始孝之德日進一日悌須實是悌方始悌之德日進一日此一說也愚之說實本此人多不察爾

忠信所以進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何也凡有所進將必有所至如人往長安進進不已將必至長安也人之進德亦然進進不已固將至之也忠信進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知得忠信所以至之即便去忠信以至之則善心日長神智日開道之壼奥理之玄妙

為吾所當至者一時雖未能遽至固已先得之矣故可與幾先知為幾可與幾許其能知幾也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是修辭立誠所以終之也何也居是居止終是終身居止而不移如人建屋而居將為子孫百世之計是居之即所以終之也居業亦然知得修辭立誠所以終之即便去修辭立誠以終之則踐履篤實持守堅固事理之宜在心為德在身為業吾所當守者可與能存之而不失矣義者事理

之宜吾所當守者也可與存義許其能守也

進是至之漸至是進之極用至字貼進字居是身之止終是止之久用終字貼居字必進了方可至至了方可居葢德業本一串故其功程亦一串也

朱子小註曰進德只管進去便是要至之未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著那幾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終則止是要守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終者只是這裏終居字貼著那

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

可與幾下當貼德斯進字可與存義下當貼業斯居字

常時說知至至之謂知理之所在而心必之焉以是爲知至葢緣本義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一句故爲此說認忠信作知者亦緣此爾愚按依此則知終終之獨不可作忠信說乎其窒碍可見矣

知至知終之知俱輕說是孟子如知其非義之知非

大學致知之知通典把知至至之作致知誠意知終終之作明善誠身此亦好聽耳蓋中庸之明善誠身即大學之格致誠正修原非二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无常進退无恒如何為邪離羣大底此處主在上進一邊是可上進時了可上而不上疑於以隱為

嵩可進而不進疑於遯世離羣及時之時上進之時也欲及時是應非爲邪離羣句无咎得時也

蒙引曰上下者進退之已成進退者上下之未定

蒙引說爲邪離羣作嗜進說愚不然者以本義可以進而不必進句知之可以進而猶不必進是謹於進退者豈可以嗜進疑之其待聖人亦淺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自同聲相應至萬物覩且泛舉物類相從處逓說到人從聖人處未及其所以然也本乎天者親上以下則推物類所以相從處葢物類所以相從者以其類之同耳本乎天天之類也故親上本乎地地之類也故親下葢其類之同也由是推之水濕之類也故流濕火燥之類也故就燥雲龍之類也故從龍風虎之類也故從虎皆以類之同也各從其類一句承上二

句說而包聖作物覩意在其中故本義云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同聲相應二句泛言人物同氣相求一句包下文水流濕四句

同聲相應鶴鳴子和是也同氣相求德不孤必有隣是也吳氏取火取水之說太深然亦是氣求之理

水性下濕下地水所濡也故流之火性乾燥乾物火所利也故就之雲水氣龍水物也故龍興則雲從風

陰氣虎陰物也故虎嘯而風生蒙引曰予細尋求乃是龍感雲水之氣而興虎感陰風之將至而嘯爾龍興便有雲在故從來以為雲從龍虎嘯而風隨至故從來以為風從虎也愚按雲從龍風從虎當以此說為是如蒙引後說恐非正意此亦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之類爾必以雲為龍之雲風為虎之風亦將以雨為商羊之雨乎劉季雲氣乃是天子之氣上升勒兵屋瓦俱震盛言兵威所震非兵有風也渦口暴風乃

兵兆也非烏珠有風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條只據上九居卦之上說道理不主進退盛衰說无位則无以行其志无民則无以戴於下无輔則无以匡其不逮是以動而有悔也曰貴曰高皆以居卦之上言无位不居五也无民由於无位无輔以居高而亢也

潛龍勿用下也

蒙引曰文言前節龍德而隱以下既詳言六爻之義以中象傳之意至此又約其旨而申之曰初九所謂潛龍勿用者葢以其位下也其位下故為龍為潛此與陽在下也陽氣潛藏槩无異其旨只是反覆申言之意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字讀上聲言暫為時所舍也夫九二有君人之德

宜乎居九五之位君臨天下今見龍在田亦暫爲時所舍爾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皆若九二之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事所當爲之事也前章之進德修業是也終日乾乾日行其當爲之事而不止息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言所謂或躍在淵者未遽有爲且自試其可否而未

能決也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是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言所謂飛龍在天者是居上位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言上九之亢龍有悔是居卦之上勢窮而生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當君道説用九剛而能柔也君人之道一於剛

則威過民不見其可愛秦人之専任刑法是也一於柔則恩過民不見其可畏漢元帝之優柔不斷是也故皆有弊而不能治天下君道剛而能柔則恩足以結天下使民有愛戴之心不忍離散以背其君上威足以肅天下使民有畏懼之心不敢玩弛以犯其君上天下之民皆遵道遵路會極歸極而无不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陽氣潛藏只就爻位上說明其爲潛龍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謂天下被其化而文明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而成周有雍熙泰和之治是天下文明也不可以臣位而少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三處危地時當乾乾而乾乾也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此道字輕看猶云陽道陰道九四離下體而入上體

是乾道改革之時也故或躍而未果文下本義改革之際正是取此人都不察妄爲之說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徳

蒙引曰乃字似亦有意言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无德而據尊位者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此釋有悔意言上九居卦之上已過高亢是時已極也不能知時引退而與之偕極所以悔也便是後章

知進而不知退意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之則剛而能柔君道剛而能柔可見聖人之所為即天也故曰乃見天則

乃見天則言聖人之道即天道也猶云聖人同天爾不是天之法於聖人之剛而能柔上見得亦不是聖人之剛而能柔便是那天之法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此是即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與彖傳不同言所謂乾元者何處見得物之始而亨者是也夫凡物在天地間受陰陽之氣即露其機緘稟造化之和即開其朕兆是其始也始不徒始始則必亨機緘一露即暢茂條達朕兆一開即發榮滋長物之始而亨如此乾之元不可見即物可以知之矣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所謂利貞者何處見得物之得其性情者是也夫何萬物之始亨也生意方形形象未立雖有性

情而未見逮夫生意收斂形象各成其生理完具而无虧欠化機伏藏而不止息物之性情於是始見物之性情如此乾之利貞不可見即物可以見之矣故曰利貞者性情也此是於始亨處見乾元性情處見

利貞

蒙引口講一條是一直說下視本題頗差故不用學者詳之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上既即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此則歸其功於乾始而贊其大即彖傳統天之說也謂乾雖四德之流行要亦一元之所統耳為何乾既始物由是而亨就能以美利徧利乎天下又收斂神功於内不言其所利是皆乾始之所為也不其大與不言所利者乾也乾如何不言天下之物既蒙其利形者形色者色大成大小成小而神功收斂於内泯然无形可見有似於不言也葢萬物歸根復命之時造化生物之功不

復可見似不言也韓琦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斂却
神功寂若无亦是此意
依愚見乾始另作乾元說美字當亨看亨者嘉之會
也美利即亨利利天下通指亨利似有理但本義不
主此說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上既分合釋四德了因就見得四德之流行即乾之
所爲爾其流行之間剛健中正純粹精之德可見故

從而賛之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謂由上文觀之大矣哉乾之道乎元亨利貞四者運行不可屈撓无少間斷一何剛也其静也專其動也直一何健也四序順行无過不及一何中也各自為德无所偏倚一何正也剛健又極其純而不少雜於隂柔中正又極其粹而不少雜於邪慝而純粹又極其精焉一言不足又再言之再言不足又再言之賛乾之德至是无以加矣非至誠知天地之化育又安能洞契

至此哉

剛以體言是體段如此非體用之體蒙引云是他本質如此與愚說亦同健兼用字則對體用之體說

此條舊說四德之運實一乾之統不是葢四德即是乾此外更无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此句舊說六爻備乾道今看不然葢此只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以御天意緣文言此節申彖傳之意彖傳

說乾四德以聖人配之此申其意亦言乾四德以聖人配之也如何此條又添箇乾卦備乾道意況時乘六龍以御天句實承此句說舊說之差无疑也若單出此題仍用舊說葢命題者不主此說也發揮不著力只是布列爾情是事物之情天下事情潛見惕躍飛亢盡之矣此卦六爻布列有潛有見有惕有躍有飛有亢便是盡此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承上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則六爻即六龍也聖人以時而乘六龍以御天道則道化覃敷德澤廣被如雲行雨施而天下平寧矣雲行雨施天下平此聖人之元亨利貞也

此節若搭大哉乾乎一條出當依舊說作一頭兩脚說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蒙引曰君子之所以為行者以成德為行也夫既以成德為行初九德已成矣不日之間就可以見之行也夫既可見之行矣而又何以曰勿用葢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隱而未見則欲行猶未成是以君子亦當如之而勿用也

成德者道德行者功業也以成德為行言以道德為功業也道德不見於功業者有之未有功業不本於道德也功業不本於道德管晏之事功君子不貴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天下之義理無窮弗聚則孤陋寡聞而無以盡之而其聚也非學不可師之先覺以求多見多聞學于古訓以識前言往行皆學也學聚則天下之理無所遺矣然不詳加辨析則是非得失無以識其歸吾身莫知其所從而其辨也非問不可上問於師下問於友詢于卿士詢于芻蕘皆問也問辨則天下之理是非

得失識其所歸吾身知所從矣欲此理融會浹洽於心無强探力索之勞有居安資深之妙則非可以急迫旦夕求也必大著胸襟寬著意思把此理時加體認玩味勿忘勿助日就月將如杜預所謂優而求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此理融會於心浹洽於中有居安資深之妙左右逢原之機矣居安是理固與心為一矣然知易而行難靜易而動難人多居常見得道理分分曉曉到得行時又錯了都與理

不相干蓋以行之難也正以私欲奪之也故必仁以

行之仁者去其私欲之謂也論語仁不能守之註云

智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亦無以有諸已可見仁

只是去私欲爾克已復禮懲忿窒欲皆其功也

學聚問辨是知工夫寛居是把義理放在胸中詳玩

深味使透徹貫串乃居安資深時也故亦屬之行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即爻下本義居下之上意天五位田二位也在天則其道大行於上為人利見而不用惕在田則其道大行於下為人利見而不用惕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所以惕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以爻言則九為剛以位言則四為不中

九五飛龍在天則進而居於君位九二見龍在田則未

進而安於臣位九三方是吾人進修之地則安於人位故皆不用疑九四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所以可疑也疑是九四自疑本義隨時而未定言欲隨時進退而未定也此便是疑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天地之道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大人博厚所以載物

高明所以覆物是與天地合其德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大人智周萬物旁燭無疆是與日月合其明也四時運行各以其序大人德禮政刑先後緩急各有次第是與四時合其序也鬼神福善禍淫害盈福謙大人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恩以彰德威以防奸是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凡天地間未有之物如井田城郭宫室舟車弧矢之類皆天地所未有聖人起而制作之此先天也然為

之而可行井田可以養民城郭可以衛民舟車以濟不通宮室以避風雨弧矢以威天下此天不違也

蒙引曰雖先乎天而實合乎天既合乎天便是行得去行得去便是天不違天所已爲者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是也故曰時者天理之當然也

蒙引曰凡聖人之行權處非先王之成法非經綸之所有而於理無悖者先天事也三重之道建諸天地

而不悖亦是先天而天不違之理愚謂天下事物各有當然之理聖人因物付物隨事處事是後天而奉天時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亦奉行也況於人乎言人亦不違也況於鬼神乎言鬼神亦不違也此皆以明利見之意也不可以況於人乎為解利見之意

況於人乎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也況於鬼神乎天地鬼神亦呵護之舜之烈風雷雨弗迷漢高

之敗於彭城而以大風免光武之逼於王郎而以氷堅渡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上九亢龍有悔何也葢亢之為言也時有進退徒知進而不知退位有存亡徒知存而不知亡物有得喪徒知得而不知喪與時俱亢矣此所以動而有悔也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知進極有退之理遂退而不進存極有亡之理遂懼亡以圖存是爲不失其正

文言中彖傳雖前後詞語重見疊出而意義各有所當不爲散亂無統蒙引說得好宜詳之

䷁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者耦也陰之數也已解在乾卦下

二畫之耦名坤而象地固隂之純而順之至矣重為六畫又得三耦無復有陽以雜之亦隂之純而順之至故其名仍為坤若重之得允或離則為夬大有諸卦不得仍為坤矣

坤天下之至順也人能至順則隨其所至而人皆愛敬隨其所圖而无不成就故元亨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即此道也

至信可以感豚魚涉險難和說以躡剛强之後則履

虎尾不咥人亨故人能至順則溫柔巽順之德雖強暴難化之人亦有以化之横決難處之事亦有以處之信乎元亨也

利牝馬之貞戒其順而健也非順外有健也只在固守其順而不失爾蓋牝馬順而健行者故取其象

貞字隨卦而取在坤卦則以順健為貞

曰元亨利牝馬之貞說坤道理已盡矣復有君子有攸往云云者此為條釋其事開示其例以明牝馬貞

之意也既曰先迷後得云云復曰安貞吉者此為申言以致丁寧之意也

陽本居先陰本居後此陰陽之分也乃常道也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居先自主事必昏迷而不知所往益其力量不足也若退居其後而從人以作事乃得其常道居後得常其不迷可知矣上只曰先迷不曰失道下只曰得常不曰不迷聖人之意以互見也

至彖傳始備言

陽有發越有斷制故主義陰主退藏主收斂故主利
此陰陽性質不可得而强也故坤之君子所主但在
于利不在于義處家必能生殖而致富節儉而致贏
若夫嚴規範肅紀度以正倫理閑有家非其所長也
在國必能厚生以利用富國而足民若夫處大事建
大功以安社稷利生民非其所長也
西南陰方凡陰類皆往東北陽方陰類則不往往西
南則陰與陰合而得其朋往東北則陽非陰類而喪

其朋朋類既得其足以濟事可知朋類既喪而能濟事無是理也彖傳不言欲人自得於言外也

蒙引曰西南東北亦不必拘定假如自今西南之方無親無故其地有兵荒之變有嫌隙之人是不宜往也故雖曰西南然亦不可往葢即此便是東北道理矣若東北方地果平易俗果仁厚又有親舊可依即是西南道理而吾所宜往者也聖人只是要人所往得地不可往非其所爾愚謂蒙引此說發前聖未發

之吉

利牝馬之貞是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後得主利西南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先迷東北喪朋不主義非牝馬之貞故也安貞吉是結上文之意如後也利也西南也坤之貞也後則得利則主西南則得朋此安貞而吉也如先也義也東北也非其貞也先則迷東北則喪朋而義亦不主是不安貞則不吉也

貞是實字死字兼順健二字意安是虛字活字其所安者只是順健而已二字虛實死活不同本義乃析安爲順之爲貞爲健之守者蓋爲彖傳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豫設也

安貞之吉該順健二意本義利以順健爲正可見也安字當奚屬只人之順健便是安於正也蓋健不出乎順之外只順得堅固便是健也安不出乎順健之外只人之順而健便是安也看來安貞二字俱兼順

健二意本義曰安順之為貞健之守者姑就安字上取一順字就貞字上取一健字以配合彖傳安貞之吉應地无疆之吉爾葢地徳无疆順而健也君子安於貞安是順之為貞是健之守則君子之安貞亦順而健故應地之无疆也此本義分釋之意也彖傳應地无疆本義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就把安貞當順健正是因此順健雖是兩箇字其實只是一箇字葢健不出乎順之外只順而不息便是健也除健不道

只道箇順字亦得故本義曰安者順之爲原非遺了健字也貞字雖是兼順健兩意然順非難順而能健爲難去其易者只就其難者取亦得故本義曰貞者健之守亦非遺了順字也

本義安者順之爲貞者健之守如愚解似覺明白然本義此兩句明爲彖傳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兩句故如此分配在彖傳原无此意依愚見不必如此分配只據本文君子能安于貞便是順而能健于應地无

疆一句未嘗不貼如此分配徒覺牽强而多事不知明者以為何如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至哉坤之元乎萬物之生于天地間不能自生也皆資坤之元以生葢元氣既至萬物皆露其端倪呈其形質是萬物之生者資坤之元也然坤非能自生也一順承乎天之施而生之爾葢天氣一至即承之以發育未至不敢先既至不敢後其所以承天者實至

順而无所違忤也

至哉坤元至是到那極處再无去處了譬如人往京師已至京師再无去處大哉乾元大哉是十分浩大廣博再无與比並至是就一邊去到盡頭處見其至大是就四方八面說見其大此至大之别也蒙引以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分釋亦好本義比大義差緩是就聖人命辭意思說葢大是極口急急稱揚至則意思詞語比大又稍寛了故以為差緩爾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高明在上无不覆幬悠久不息此乾之无疆也坤之廣博深厚萬物无不持載其德足以配合乎乾之无疆焉故天覆地載相為對待未嘗委靡而不支古往今來相為終始未嘗廢弛而不振此可見坤之能配乾處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含者生意包於中弘是其所包者廣也光者生意達

於外大是其所達者逺也萬物生意无所不包可見
其弘萬物生意无所不達可見其大含弘光大坤之
亨也品物咸亨是物隨坤亨而亨也變萬言品者就
植物言於坤亨尤著與乾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一般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二句即是坤厚載物㨂引問含
弘光大何以謂之厚德曰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
在吐納之中不謂之厚德而何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牝馬地類順也行地无疆順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順利貞言此即坤德之順健云爾不敢自主承天之施以生萬物柔順也承天生物直至於有終利貞也彖傳利牝馬之貞本无四德夫子以四德解故為之説如此要利貞兩字既相連接此亦緊説去不必太分析可也蒙引謂自牝馬地類至此全是言牝馬之貞殊未見有利字意却未是又以至柔而動剛條本義云牝馬之貞為證亦不是蓋文言後面又有後得主

利而有常句把利字另解了故本義只云釋牝馬之貞若彖傳則利字兼解不妨為利貞並言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先迷失道是以失道解先迷蓋陰本居後今居先是失道故迷也後順得常是以順解得常蓋陰本居後居先為逆居後為順故得其常道也西南得朋者蓋西南陰方凡陰之類皆往往西南是與其類俱行故

得朋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此彖傳外意乃聖人以
義言之與需卦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一般言東北雖
喪朋然能反而之西南則終有慶是為占者開遷善
之門也蒙引謂乃終有慶此惟柔順利貞者能然蓋因
本義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而言也愚未敢
主為何蓋先迷失道以下六句乃聖人解釋彖辭又
有好歹兩邊不專是好邊若乃終有慶本於柔順利
貞何緣有先迷喪朋一邊故愚不主也原來本義所

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乃是指下文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句非指先迷失道以下六句也言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所行如是則其占安貞之吉矣依愚見朱子當初若不用此句更好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後也利也西南也坤之貞也先也義也東北也非其貞也君子居後而不居先主利而不主義往西南而不往東北能安於貞焉則有得常之利而无失道之

迷有得朋之慶而无喪朋之凶斯其吉也夫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此順而且健地德之无疆也君子能安於貞安者順之爲貞者健之守則君子之安貞即地德之順健在坤地非有餘在君子非不足其身心之理葢與无不持載悠久成物者同一揆是有以應地之无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坤言地勢順也於此就見其厚故君子以厚德

載物盖坤之象為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地之形勢
高下相因愈逺而愈无窮頓伏相仍愈邈而愈无盡
何其順也地勢之順亦惟其厚爾不厚則高下相因
便傾陷了安得如此之順惟其厚故能无不持載故
君子以之厚德以承載天下之物夫天下之物多矣
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責則天下之民皆取足於我
非但羣黎百姓倚我以為安而凡蠻貊夷狄鳥獸昆
出草木亦倚我以為命使褊心凉德其何以濟而天

下之望於我者亦孤矣於是擴其心胸弘其度量展其經綸普其利澤舉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知无不明處无不當政无不敷恩无不洽不但羣黎百姓咸獲其安必使蠻貊夷狄罔不率俾鳥獸昆虫草木罔不咸若然後其仁始浹其責始盡也故曰厚德載物則君子亦一坤而與地同用矣

高下只管相因去都无窮盡方見其順若一望平夷不見得順本義觧地勢坤只是順若厚則於其順見

之本義至順極厚當如此看語類曰惟其厚所以高下只管相因去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无窮矣可見是因厚故能順

初六履霜堅氷至

陰數六老而八少老變而少不變易道占其變故不用八而用六初六一陰在卦之下陰始生之象也天下之理无微不著陰始生於下其端雖若甚微而其勢必至於盛大故其象為履霜而知堅氷之將至也

葢霜隂氣所結隂之微者一隂始生之象也氷凍水而成霜之盛者一隂積至六隂之象也无微不著无霜不氷占者遇此惟謹於微而已微之不謹而至於著將无及矣

隂陽者造化之本是不可相无之隂陽於此爻无相關特言先有此一項爾其類有淑慝之分是不可相有之隂陽即此爻之義也

象曰履霜堅氷隂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當從本義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方說得去若依本文作履霜堅氷則陰始凝也意思當趕到下文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方止爲履霜堅氷内著不得陰始凝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以體言順兼用言其意只是承天生物而不主始爾正柔順之德不偏也固其正不易也正固是方意思有内外之分故曰直方大

凡物員則動方則静以其有四面一面著地刱定更不轉移也故取以言坤德本義謂賦形有定正是此意大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其義亦可見

直方裏面便有大了又曰德合无疆坤之大者用此以闡大之義爾德合无疆只是柔順正固賦形有定之德合无疆

六二柔順中正爻辭直方大之德皆自此而取又得

坤道之純是合諸爻看見得如此蒙引以此句貼大字恐未是

本義曰坤之直坤之方明直方之爲坤道也六二柔順中正比諸爻又得坤道之純故其德在内則心无私曲而坦乎其直在外則事皆當理而截乎其方且其直純乎直方純乎方直方之德光輝盛大又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取之左右逢其原坦然由之而无疑也六二之德如此若占者平素有直方大不習无不

利之德則今日所占之事亦自然行得直方大不待習而後利矣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此當以方字屬動把直作推原說謂六二之動方矣然由其存於内者直是以見於外者方也蓋體立用行之理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静翕則不能發散天下道理皆是如此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方大地道也六二具直方大之德則六二之道即地之道也地道光只就不習无不利上見葢若待習而後利尚有勉强矯揉之功未免困苦艱難之弊未見其為光也不習无不利則不待勉强矯揉之功无困苦艱難之弊所以為有光也

蒙引把直方俱作六二之動恐未是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陽為章美含章是包含其美於中而未著於外也六

陰爻三陽位位本陽却以陰居之是陽而帶陰不純乎陽也陽帶陰而未純陽雖有章美只是包含之而已固未能充實光輝而著之外也故取其象曰含章可貞言可貞固以守未可出而有為也為其才不足也然非純於不出也固將有待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是欲信而後仕也六三之可貞亦如是爾故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所以可貞者以其有陽之章美爾若无陽之章美則如六四之括囊終

不許其出矣

或從王事以位言葢居下之上出潛離隠之時也故

不終含藏或出而從王事

以三之才固未可以有為而但可貞以守然以三之

位則居下之上不終含藏又不容於守者雖不容於

守而亦未必能大有為故占者如有含章之德則可

貞以守或從王之事則始雖不能自成其功而後必

能因人以終其功惟其含陽也故但可貞以守无成

而但有終亦惟其含陽也故可貞以守无成而有終

若非含陽并其終亦不能有矣此爻之辭純是占其

象則在占中

无成有終是先迷後得之義不能自成其功而因人

以成其功也本義始後字不必太泥原來兩字從无

成有終來可貞者未從王事之无成有終也无成有

終者已從王事之可貞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以時發之時不可作積滿之時緣象傳不就三之才

上說以下之知光大觀之可見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此與文言同旨但就爲臣之分上說不就三之才說

識君尊臣卑之分君逸臣勞之理故曰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陰柔才弱既不足以有爲而又重陰柔益甚矣不中

則不當時位又不可以有爲也故其象爲括囊斂身

不出可以遠害故无咎然既不出以有為亦无自而有功故亦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慎字觧括囊即本義謹密也

六五黄裳元吉

六五居尊明其為君位也六為陰陰性順五又在上卦之中是居順而得中也中順之德充於内而見於外其一言一動无往而非中順中庸九經所謂尊賢

親親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等事皆備而有之故其象為黄裳占者如之以内則盡巳之道以外則感人之心是不徒吉大善之吉也

中順以順為主順而得中也黄裳以裳為主裳之色黄也大善之吉言不但其事之吉於理且无虧也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黄裳元吉文之在外者也未有外而不本諸内者也故曰文在中也所謂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諸外者

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上六陰盛之極夫陰盛至極其勢必不肯下夫陽陽之勢雖微然見陰之抗其心必不肯下夫陰陰陽不相下其勢必然相爭故其象為龍戰于野夫以陽之至微而與陰之極盛者爭固无能勝之理然陰不循其道而與陽爭亦豈陰之利哉故二者皆至於敗亡其象又為其血玄黄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

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黄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初六曰履霜堅氷至以著陵陽之漸於其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黄以著陵陽之禍於其終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於斯見矣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道陰道也窮極也陰盛之極所以必與陽爭而有龍戰于野之象

用六利永貞

用六言筮得坤之六爻者倶用六而不用八葢陰數六老而八少老變而少不變用六則陰變為陽矣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剛足以濟柔而能固守故利永貞若能固守則无往不利即乾之元亨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柔變為剛始陰而終陽故曰以大終始小不能固守大終則能固守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此釋牝馬之貞不言利者以下文有釋也自此以下錯舉亨元不順次序聖人之意毋亦以後得主利難言四德欲順序而言則缺一德故錯舉而言之與坤承天之施以生物而不主始其德蓋至柔也然其生物也悠久不息直至結果成就處未嘗委靡而半塗中止是動則剛也承天生物而不自造作不為繁擾其德蓋至靜也然其所生之物形體各定不可移

易根核者不可為胎卵鱗甲者不可為羽毛是其德則方也

至柔坤之德也動剛亦其柔中之剛爾至靜坤之德也德方亦其靜中之方爾故曰順而健至柔至靜是坤之本體這裏便有生物了俱就坤本體上見其柔靜非至柔至靜是未生物至動剛德方是承乾生物若依此則是釋坤之元亨非牝馬之貞蒙引柔无為剛能動本體發用等字與乾之施一至則盡翕受而

敷施之其生物之機沛乎莫之遏皆似說坤之元亨

難從

後得主而有常

言君子居後則得而主於利乃爲有常之道葢坤之

常道也此就人事之占說非釋坤德又遺了西南得

朋意葢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即先迷後得之理舉此

則彼可以例推也

含萬物而化光

此是申彖傳含弘光大意言含萬物生意於中即發達於外其功化甚光顯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申彖傳順承天之義是直說下言坤道其順矣乎承天之施而以時行之天氣未至不先時而有為天氣既至不後時而不為時至而即應天運而即從可謂至順而无所違忤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葢言順也

文言之意在一積字其積必自其微而起以見君子當謹之於微所以明履霜堅氷之義也

言積善之家必有餘剩之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剩之殃又以其大者言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亦莫不由積而成也由爲君父者不能辨之於早故有今日爾夫家之餘

慶餘殃國之亂臣賊子皆由於善惡之積其積皆起於微然則君子惟於微圖之爾易曰履霜堅氷至正言君子當於微而慎之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正爲本體義爲裁制不是以本體當正裁制當義乃是說本體之正裁制之義也看本義兩箇謂字謂者言也葢云正是言其心之本體義是言其心之裁制

云爾

本體心也善惡未著是非未形而善惡是非之理具於心无有增益少欠此本體也而六二之直則是本體之正也裁制亦心也善惡是非一到面前為之分别區處截然不可移易此裁制也而六二之方則是裁制之義也

正謂本體是謂其本體之皆正也義謂裁制是謂其裁制之皆義也

文言之意謂六二之直是其心本體之正也六二之方是其心裁制之義也君子何由而直哉亦曰敬而已矣夫敬撿束身心之法也人心神明不測出入无時莫知其鄉使无道以撿束之則奔走放逸无所底止是非善惡惟欲之從陷於私邪偏曲而内不可直矣君子有見於是故敬以直之内謹於心術念慮之微以防其奔馳放逸之患外謹於威儀動静之著以禁其放肆怠惰之非終日乾乾罔有間斷一敬純熟

則此心常存是非善惡不失其本然之正而內罔不直矣又何由而方哉亦曰義而已夫義裁量事物之具也事有萬殊物有萬變而理无定在使不以吾心為之權度則善惡是非顛倒錯亂而外不可方矣君子有見於此故義以方之因物付物不使有過不及之差隨事處事務必合乎大中至正之矩此義既精則善惡是非皆中其當然之則停停當當无偏无頗而外罔不方矣不是敬義立德就不孤是敬義既立

由此以至不孤葢敬立則内直内直則内有以養乎外而外益以方義形則外方外方則外有以養乎内而内益以直内外交養循環不已由是直純乎直方純乎方直方之德光輝盛大至於窮神知化而不自知矣是不孤也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天德自此始意正如此

不疑其所行一句是解不習无不利本義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意自明白葢疑是滯礙也如

欲直則未能直欲方則未能方心欲而力未能赴之是滯礙也亦由工夫未到純熟故也所以必待學習也學習到純熟處則欲直斯直欲方斯方從心所欲不踰矩而无滯礙矣无滯礙則利矣

不疑其所行正是坦然由之而无疑意

蒙引把内直作動說謂彖傳明謂六二之動直以方故如此說依愚見聖賢論學未有語動而遺靜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太極圖主靜皆是從靜處說起

何嘗遺了靜況本義明說正謂本體義謂裁制以直為動乃是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周子所謂幾是時已屬裁制不得謂之本體矣愚見如此不知明者以為如何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與象傳同旨與爻辭不同專以君臣之義言不主六三才質言陰指六三含是韜晦言六三雖有陽明

之美然却含蔵之不自耀其美焉以是含章之道施之從王事惟代君以終其事不敢自專以成其事為何此地道也亦妻道也臣道也地之為道至柔至静安常處順不敢自專以成其功惟代天以終其功也地道如此臣道妻道可知矣此六三之所以弗敢成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隠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葢言謹也

言天地變化則草木蕃天地閉塞則賢人隠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當此之時當謹慎而隠去也

天地變化言草木不言賢人天地閉塞言賢人不言草木乃互見也

君子黄中通理

黄中黄徳在中也黄字當中字中字當内字通理言中徳通而且理也通言其有觸即應有感即通周流无滞圓神不倚是箇通達活動底物不是膠固凝滞

死殺物也理言其品節分明一體之中有萬殊渾然之中有燦然不是渾淪籠統无分曉无區别物也孟子註曰聖人之心至虛至靈隨感而應无有不通可見其通中庸曰仁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執禮足以有敬智足以有别可見其理蒙引曰黄中非通則无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外者不能皆得其當可味通理之旨

人心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君子黄中通理實

本於此中者天下之大本可見其通處沖漠无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可見其理處

說君子黄中通理後當貼一句云君子之德如此其象之為黄者可識矣

正位居體

言正乎五位而居下體是居尊而能處下也履帝位之尊能屈乎臣民之下處皇極之上能執乎謙讓之道不以崇高自恃不以富貴自驕此五之正位居體

也
說正位居體當貼一句云君子之德如此其象之為
裳者可識矣蓋此二句雖釋黄裳之義然其意隱然
見於言外若如象傳逼真說則不可故須於末著此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天下之德莫過於中故中天下之美德也六五君子
學既成於敬義道既積於厥躬則清和純粹之美得
之有生之初者盎然於方寸之間而固有遺漏道德

仁義之懿稟之賦受之始者浩然於靈扃之内而无少虧歉无積不施靡誠不著由是而暢於四肢則温恭遜讓形於威儀動作之間者宛然天道之下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也由是而發於事業則中正信順見於設施措置之表者允矣坤道之承天所謂情深而文明也夫積而不發是充積之未至也誠而不形必積誠之未至也六五美積於中而發於外如此非美之至不能也故從而賛之曰美之至也文言既分

釋黄裳了又恐人認為二物不知歸重處故發美在其中一條見得其所謂順乃本於中與象傳文在中也及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意思一般大意謂君子之德黄中通理所謂黄者可見矣正位居體所謂裳者可見矣然二者豈判然不相干哉夫黄中通理人之美德也君子惟美在其中是以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能正位居體矣夫美在其中而至於發越之盛是美之至也觀此意可見是歸重於中處或曰依此說是

在中爲中發越爲順乎曰中未嘗不順順未嘗不本於中合言之曰中順之德充諸中而發於外亦可分言之曰在中爲中發外爲順亦可俱不相礙况此中字本是順德之中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陰下於陽本不敢與陽戰也惟陰盛之極其勢與陽均敵故敢與戰此如唐之藩鎮稱兵以拒王室也陰

盛之極至與陽爭此時已无陽聖人謂陽未甞无亦
不可无也故稱龍以存陽猶唐中宗爲武后所廢綱
目每年猶書帝在房州以存君也陰雖極盛而稱龍
然本是陰體是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猶臣雖强而敵
君然臣子之名分猶存尚當安分未可與陽爭也此
有陰折之之意天色玄地色黄曰其血玄黄見陽傷
而陰亦傷也自古臣子陵君父小人害君子國家既
受其害而身亦不自保如漢王莽唐武三思宋蔡卞

章惇賈似道輩與漢唐之宦官歷歷可見也聖人重
致意於坤之上六鑒戒深矣
此以人事言也以造化言之乾於方為西北於時為
秋冬之交五行亦為金自巽至兌皆陰卦而忽與乾
遇故陰疑於陽而必戰也陽氣天地間未嘗頃刻止
息十月純坤已无陽矣然陽盡於十月小雪之亥時
隨生於十一月大雪之子時是陽未嘗无也陰氣雖
極盛而與陽爭然陰之體不能變故曰未離其類

易經存疑卷一